



(接上期)

好在庆义此去无事，两个月后不仅平安逃回了家中，而且还带回了让家人甚为欣慰的消息。原来庆义在顺店新兵训练处停留几天，就被送到洛阳北关上了火车，向灵宝开去。庆义还算机灵，当火车开到大营减速行进时，他见有机可乘便跳下火车逃跑了。不过在逃跑路上他又被抓住，被送到了叶县，随部队驻防在县城东北的宋庄。

驻防期间，一天庆义到县城卖东西，突然见到了都说早已死去的申香姐姐。庆义先是一愣，随后急忙上前拉住申香的手，哭着说：“姐姐，都说你死了，你咋还活在这儿？”申香也哭了，说：“兄弟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走，回家再说。”申香拉着庆义一路飞奔到家中，一个高个儿男人慌忙给庆义倒茶递烟。申香连忙介绍说：“庆义，这是你姐夫。”那男人接言说：“我叫任献廷。”

申香待到庆义坐下，这才长叹一口气，说：“真是一言难尽啊！那年我从婆家跑出来以后，先想跳河自尽，但又一想，我还年轻，死了太亏。为了躲避追趕，我就往与咱家相反的东南方向跑，一直跑到了西华县的红花集。集上的人把我介绍给你姐夫，我一见你姐夫人也不错，就跟他过了。后来，我俩就来叶县城里开了这个小饭馆度日。”

庆义听了擦擦眼泪，埋怨说：“姐姐，家里人想你都快死了，你没死咋就不给家里捎个信？”申香解释说：“开始怕婆家人抓我，不敢捎信。后来碰到咱村那个神汉，我曾托他给家里捎信。怎么，他没捎么？”庆义这才恍然大悟，说：“呀，就是他对咱娘说你已死了，还说你死得屈，叫娘给你送纸钱。你说，这信他还能捎吗！”

姐弟俩沟通了前情，便暂时不再细说。申香对弟弟当兵放心不下，立即询问说：“兄弟，这当兵的事你要长干吗？”庆义闻听即言道：“太遭罪了，天天挨打受骂，我受不了。可是跑过一次没有逃掉。”申香这时转动心机，要庆义趁着部队换防往密县去时，以看个朋友为由请假，来到县城自己家中。庆义依此办理，月余后寻得机会来到姐姐家中，换掉衣服，夜里出城逃回了临颍家中。

庆义如此历经数月方才回到家中，大梅在张潘得到了哥哥平安返家的消息，深藏在心中对哥哥的愧疚方才释去，又得知姐姐申香活着的消息，与二梅实在大为欣喜。她姐妹俩激动得在无人处手捂胸口，高兴得连低声欢叫道：“这真是苍天有眼，不绝好人活路！”

随后又是两个月过去，三年学戏、一年效劳，大梅姐妹进科班三年，又唱了一年戏为班主挣钱，已经将满四年。姐妹俩眼见距离出科的日子已经不足一月，心中高兴总算在苦难中熬出头来，便开始商量起了出科后怎样前去谋生的事儿。

苦难，就如同世上其他事物一样，也有两面性。从坏的方面讲，它是鞭打、辱骂、饥饿，以及忍受不住的皮肉之苦，对人来讲实在是难以忍受的灾难，但从另一方面去讲，它却能磨砺人的意志，让人上进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。正是这苦难的财富，磨砺大梅为了一生的希望，苦学苦练，硬是在使她受尽皮肉之苦的沉重皮鞭下，奠定了终生从事越调艺术事业的坚实基础，为她成长为开山立派的越调艺术大师，铺就了第一块沉重万钧的基石。

我国古代圣哲老子有言：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”这段话的意思就是，合抱的大树，生长于细小的萌芽；九层的高台，筑起于每一堆泥土；千里的远行，是从脚下第一步开始走出来的。大梅在戏坛头角初露，正是她不畏艰辛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从张潘走来的结果。她的头角初露，正是对老子这段话的最好诠释和注脚，也无疑是留给我们的极其宝贵的生命启迪。

然而，像世界上所有事情一样，大梅唱红也同样有着它的两面性。她双庙对戏唱红之后，赢得了名声和实惠，这是好事，是大梅的福气，但正是在这福气之中也隐伏着祸事，那祸事接踵而至，一次次险些夺去大梅的性命，使大梅此后直至进入解放军部队之前的数年之间，都一直游走在可怕的生死边沿。

大梅第一次险些失去性命，是在大新店戏班抢她之时。那时，由于生存的需要，戏班之间竞争十分激烈。因为戏班有了名角，写戏的人就多，台口就一个接着一个。有演出就有收入，演员就不愁没有饭吃。相反，戏班没有名角，戏就无人写，戏班困在一个地方，演员就只有去当叫花子。

为此，一个演员唱红了，便成了其他戏班抢夺的对象，并且他们会不惜一切手段也要把人弄到自己的戏班。大梅唱红之后，当然也就有不少戏班前来挖她，只是因为樊城戏班看守得紧，方才一时没有被人挖去。然而，大梅虽然一时没有被人挖去，却不等于永远不会被人挖去。就在这时，一个挖走大梅的计划，已在大新店戏班班主的邪恶头脑中酝酿、成熟起来。

大新店戏班的班主姓罗，也是一个称霸一方的邪恶人物。他既是保长，又是班主，既有权有势，又是个越调迷。为此，他始终要求自己的戏班保持优势地位，听说哪里有名角出现，就设法强行挖来，挖不来就抢，抢不来就打，宁可将那名角打死，也不能让其留在其他戏班，与自己的戏班竞争。

罗班主前日听说，樊城戏班的旦角大梅对戏唱红，而且一个人唱赢了实力雄厚的襄城戏班，赢得了“铁喉咙”的美誉，心中便琢磨起了将其抢来之法。但他琢磨过来掂量过去，却未能拿出万全之策。因为抢角贵在挖来，挖来的名角才好使唤，而抢角则是强摘桃子，常言说强摘的桃子不甜，因而抢来的名角感情往往会被伤害，一时难以使唤。打，甚至打死，则就更是下下之策了。

大梅对戏唱红的消息，像长了翅膀一样飞快地传到大新店之后，作为大梅师兄的李大勋当然兴奋得不能自己。他欣喜大梅师妹一唱跃入了越调名伶之列，终于熬到了出头之日。他忆起当年自己与大梅的师兄妹情谊，兴奋得逢人便说。他的话也飞快地传到了罗班主耳朵里。

罗班主正挖角无门，欲图强抢之时，突然听到戏班演员说，那唱红的大梅是自己戏班演员李大勋的师妹，他们从小在一块儿学戏，相处关系很好。无计的罗班主闻听此言心忧顿解，当即拿出了抢挖大梅之法。接下来他依法行事，摆下了一场内险恶、出人意料的宴席。

当日，罗班主要请李大勋吃饭。李大勋当然不敢接受罗班主的宴请，这宴请安排得如同太阳从西天出来一样奇异！但是对于罗班主，李大勋是惹不起也不敢惹的，为此他也只有心怀疑惑地硬着头皮赴宴。席间，罗班主很快就点明主题说：“大勋啊，听人讲说你与新出名的‘铁喉咙’大梅是师兄妹，你为啥不早些把她引到咱们戏班呢？”

李大勋闻听此言，知道了罗班主请他之意，立即实言说：“樊城戏班全靠她一个演员了，人家怎会放行

呢！他们过去不放，如今就更不会放行了。”罗班主听到这里当然不会罢休，只见他立即接言说：“看来叫他们放人，我们是白日做梦了！可你大勋知道我罗某人的脾气，名角我是要抢的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竟然熟练地抽出插在腰间的手枪，叭的一声拍在李大勋面前，开口命令道：“明日你带十个弟兄，把你师妹给我抢回来！”

李大勋一听班主要他带枪去抢师妹，便说啥也不干。他知道，用抢的办法去挖师妹，一定会伤到师妹的心。再者，樊城镇是回民聚居的地方，班主也是回民，他们都爱听越调戏，大梅是他们的掌上明珠，也是他们骄傲的资本，他们怎能容忍大新店戏班前去抢人！闹不好是要出人命的！李大勋不得不向罗班主讲明这些情况，请求他就此罢休。

然而，罗班主却当即怒道：“我罗某人说一从来不二。你讲的这些我比你清楚，今天就看你李大勋去还是不去给我抢人了！”唱净角的李大勋，性格倔犟得比大梅有过之而无不及，他嗓音洪亮，唱起戏来如雷震耳，因而人称“一声雷”。如此性格的他，当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去！过去我对师妹照顾不够，现在又去抢她，毫无道理！”

啪一声，罗班主恼怒得一掌狠狠地拍在了桌子上，随之他顺手抄起桌子上的手枪，抬手便把枪口对准了李大勋的胸膛，口中吼叫起来：“现在我心里才想明白，去年小阁庄会上与樊城戏班对戏，本是赢的场子，最后却只对了个平手，原来是你小子从中作梗，使我心中迷惑至今！这账改日再算，今儿个先说你不去抢，老子这就毙了你！”李大勋当然也不示弱，立即手拍胸膛说：“你开枪，往这儿打！”

戏班里同来赴宴的几个人全被这面惊呆了，他们都想不到李大勋会这么倔。好在一位年长的老师遇事不慌，这时急忙开口劝说班主道：“有话好商量，班主莫动气。”随之他又劝说大勋道：“班主要抢大梅过来领班唱戏，这原本是好意。我也琢磨着，你师兄妹能在同一个戏班，互相能有个照应不是更好吗！”

经老师这么一说，酒桌上的气氛顿然缓和了不少。随后，老师趁机将班主手中的枪放下收起，替班主装进了腰间的枪套里，笑呵呵地对班主说：“这事就交给我了。”李大勋这时还在倔劲头上，对那老师横眉冷对，说：“老师，你怎能……”然而那老师不等李大勋把话说完，一使眼色，示意其他几人起身连拉带扯把李大勋拉回了住处。

随后，戏班的老师们都来劝说李大勋。有位老师说：“刚才罗班主在酒劲上，你顶撞他不是自己找死吗！你死了容易，可是谁来照顾你的大梅师妹呢？去年小阁庄对戏，不是正如班主所说，是你护着大梅才使樊城戏班与我们对了个平手吗！再说，你不去抢那大梅，班主就会改派其他人去抢，你也知道他是不会改变心思的。若是那样，闹出闪失，是会伤着大梅的。”

(未完待续)



策划 王彦涛 李建成